

名士風流

「皇二子」

袁克文傳奇

● 丁家駿

名士薄天下而不為

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，正當袁世凱帝制自為甚囂塵上的時候，他的心腹愛將宣武上將軍，江蘇省馮國璋，特地於六月廿二日趕往北京晉謁袁世凱，袁世凱親切誠摯地說：「華甫（馮的字），你我不是外人，向你說句內心話，我現在的權位，與皇帝有什麼區別？所以貴為天子者，不外為子孫計，成萬世一統之業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的大兒子克定是個癩子，六根不全，怎能君臨天下？二兒克文是個假斯文，一心想當名士，學許由、務光，薄天下而不為。三兒克良，不達時務，形同土匪，望之不似人君。其餘諸子年幼，更不知天地玄黃。你看那一個像繼承大業的人？你千萬放心，勿為流言所惑。」馮國璋聽了，相信帝制不會成爲事實。後來袁世凱竟然稱帝，馮國璋知被袁所誑，內心很不是滋味，但亦無可奈何。本文不擬放言帝制經過，祇談袁世凱這位想當名士、薄天下而不為的二太子袁克文。

袁克文（一八八九—一九三一），小名「招兒」。曾因得了一幅北宋王晉卿畫的「西蜀寒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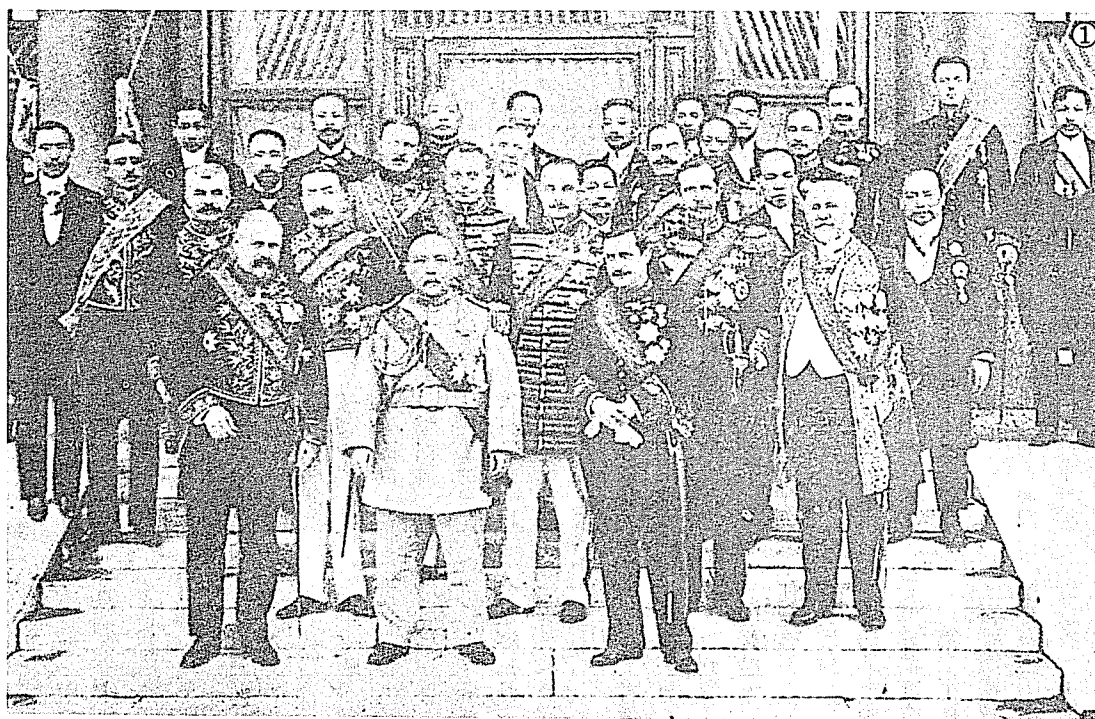
圖」，遂自號「寒雲」，又號「抱岑」、「抱存」，取自存懷抱之意。他的生母金氏，是朝鮮李王妃之妹，為袁世凱任「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」時的聘妾，面目姣好，在袁的姨太太中，名列第三，人稱「三姨太」。袁克文絕頂聰明，從小就很調皮，沒有正正經經唸過一天書，但詩詞歌賦，琴棋書畫，一看便會，無所不能，有如「紅樓夢」賈政讓寶玉撰擬「大觀園」的匾對那樣，袁世凱洵上村「養壽園」裏的匾對也叫他擬就書寫，有些重要的函件還交給他代辦，他辦得也很得體。因此，袁世凱對他比較偏愛，有什麼好菜，總要叫他來同吃，得到什麼好的古玩，也要當面賞給他。袁的大姨太沈氏無出，克文在孩提時就過繼給她，她對克文更是嬌愛慣縱，有求必應。有什麼過錯，還想方設法給他遮蓋，不讓袁世凱知道。在這樣的環境裏，袁克文在十五六歲就學會拈花惹草，以後吃喝玩樂，嫖賭洋煙，無樣不會。

愛戀歌妓奉獻父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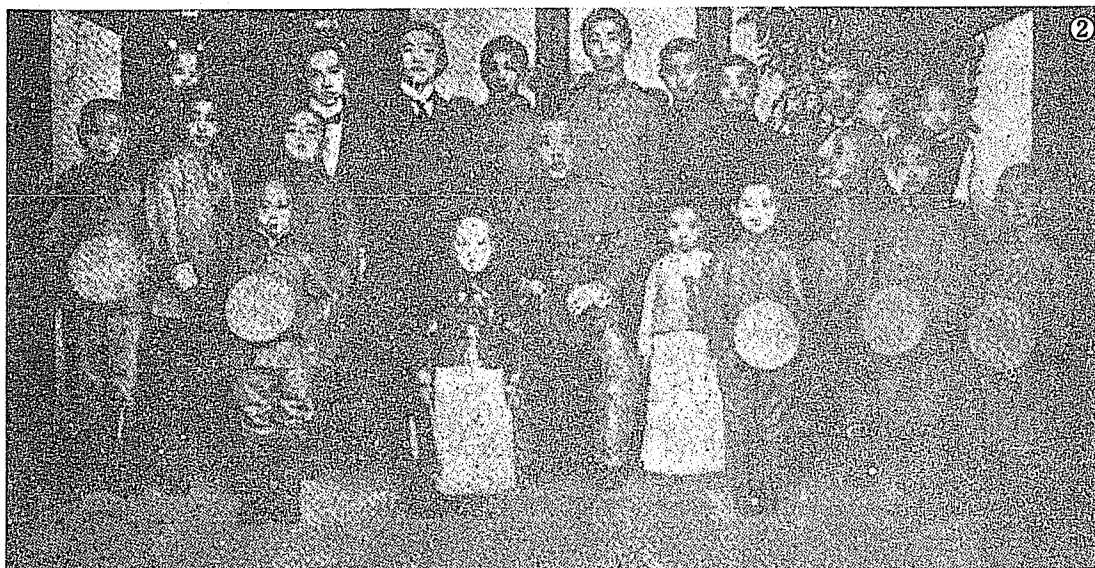
袁世凱還在直隸總督任上時，有次叫他到江

南辦點事，他在南京與一個姓葉的歌妓打的火熱，互訂白首之盟。臨別時葉女送他一張照片，以慰相思。他珍若拱璧，藏在貼身口袋裏。回天津後，向袁復命請安，跪拜時，不小心將照片滑落地上，袁連問這是什麼？那時，他還未結婚，當然不敢將這種浪蕩行為向袁呈明，於是靈機一動，呈上像片說：「兒在秦淮河畔為父親覓得一江南佳麗，特帶回這張像片求父親鑒賞。」袁一看，果然是個美嬌娘，說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便派管家到南京去接了回來，這就是袁世凱的六姨太。談到克文的機敏，還有件小事，順便一提。清末他曾在法部供職，有天被派往東華門驗屍，他最怕看死人，極不願去，但職責所在，又不得不去。當時他想個辦法戴上一付濃墨的眼鏡，叫聽差扶到屍場走了一轉，拿起件作填的屍單，簽了個字，應付了差。

袁克文的婚姻也很有意思。有次，袁世凱帶他到頤和園給慈禧太后拜壽，慈禧很喜歡他那個儼瀟灑，秀外慧中的樣子，表示願將內姪女嫁給他。袁世凱一想「齊大非偶」，謊奏：「犬子從小已訂了親，迎娶有日子了。」這才作罷。回



(上圖) 民國元年袁克文的父親袁世凱 (前排左二) 就任大總統後與各國公使合影。



次排後前按不左到右從。孫與子份部其僅圖上，女五十、子七十、妾九妻一有共凱世袁
 子三 (前在) 安克袁子一十、捷克袁子四十、融家袁孫長、驢家袁孫四、矩家袁孫伍為，序
 六、(前在) 相克袁子三十、(後在) 定克袁子長 (前在) 度克袁子二十、(後在) 良克袁
 文克袁子二、(後在) 齊克袁子七、彰家袁孫三、凱世袁為者坐中、權克袁子五、桓克袁子
 六、和克袁子五十、玖克袁子九、(前在) 軫克袁子八 (前在) 暇家袁孫次、端克袁子四、

天津後怕被舉發犯欺君之罪，暗地為克文說親，不求門當戶對，也不講什麼陪奩，只要身家清白，姑娘賢淑就行了。於是娶了一個候補道劉尚文之女梅貞為妻，在直隸衙門舉行了婚禮，倒也隆重。婚後兩人情感雖然不惡，但克文畢竟是風月場中老手，一直在外面尋花問柳。

攜美泛舟絕妙詩篇

入民國後，有一個南部清吟小班名妓叫薛麗清（又名雪麗清）的，身非碩人，貌僅中姿，但皮膚白皙，談吐溫雅，儀態萬千，嗓音甜潤，很得克文喜歡，不惜重金，納之為妾，昵稱為「溫雪」。民國四年秋，某日秋高氣爽，兩人泛舟昆明池，衝風橫波，月影雲淡，克文逸興遄飛，撫時感事，寫了兩首七律。翌日上午，適湖南才子易哭庵（字實甫。清遺老，名詩人。其子君左亦有文名，以「閑話揚州」一文轟動文壇）來訪。煙茶既畢，克文說：「甫老來的正好，昨夜我做了一首歪詩，正要請教。」隨即遞上，哭庵接過一看，字寫的極好，標題是「分明」，並有小序：「乙卯秋，偕雪姬遊頤和園，泛舟昆明池，循御溝出，夕止玉泉精舍。」詩曰：

「乍着微棉強自勝，古台荒檻一憑臨。波飛太液心無住，雲起蒼岩夢欲騰。偶向遠林聞怨笛，獨臨虛室轉明燈。絕憐高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。」

「小院西風送晚晴，囂囂歡怨未分明。南回寒雁掩孤月，東去驕風黯九城。駒隙留身爭一瞬，蛩聲催夢欲三更。山泉繞屋知清淺，微念滄浪

感不平。」

易搖頭晃腦地吟哦了半晌說：「好詩！好詩！置之『兩當軒集』中，也不分軒輊，二爺真不愧今之黃仲則啊！」克文說：「謬贊，謬贊。甫老是詩壇前輩，主領風騷，還望不吝指正，使少紕繆。」易哭庵又拿著詩稿推敲了一番，說道：「意境是好的，詞句也很優美，只是銜接似略欠嚴，微現浮泛，可否把兩首並為一首？」克文道：「這就仰仗高手啦！」哭庵端的才氣非凡，提起筆來略事勾畫，遞與克文「尊意以為如何？」克文一看，略易數字，提前移後一下，刪去數字，成為一首：

「乍着微棉強自勝，陰晴向晚未分明。南回寒雁掩孤月，西去驕風動九城。駒隙留身爭一瞬，蛩聲催夢欲三更。絕憐高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。」

克文看後，翹起拇指說：「高明！高明！不愧詩壇宗師。至感！至感！」此詩一出，人人爭誦，直到現在還是膾炙人口的一首諷諫袁世凱帝制的好詩。袁大公子克定，平素很怕克文奪嫡，使他繼不上皇位，得詩大喜，獻與袁世凱，作為克文反對父親帝制的鐵證。袁世凱得報手諭：克文遷居北海雁翅樓，不許與諸名士往來。克文愛妾薛麗清亦丟下所生剛滿月的嬰兒，脫身而去。第二年秋天，薛麗清南下，寓漢口福昌旅館，再張豔幟曾與狎客同眠，說出真心話：「我嫁給袁寒雲不過是一時高興，想去看看宮中內幕華貴景象。可惜寒雲酸氣太重，知有筆墨不知有金玉，知有清歌不知有華筵。宮中規矩太大，令人

悶氣。一日舉行家祭，天沒有亮就梳洗完畢，候駕行禮，像這樣早起，我平生還是頭一次。有天，寒雲同我坐船遊湖，作詩兩首，不知何故引起大爺發怒，幾遭不測。我隨寒雲無啥樂趣，且有危險。與其將來打入冷宮，不如早走為上。克文父親有姨太太十多個，各守一房，等候傳點，這些姨太太們真是坐活牢；我寧肯做胡同先生的情人也不願再進帝王家了。」

愛美人不愛高官

薛麗清棄兒出走，又引出一些事情。這年的十二月十二日，袁世凱承允接受帝位，家人分輩跪拜朝賀，有個奶母抱著薛麗清生的嬰兒，邊搬弄作跪拜狀，邊說：「這是二爺新添的孫少爺，給老爺子道喜！」袁看這個孩子骨相甚奇，問他的母親何在？眾人不好說出已經離開袁家，答以現居府外。袁世凱吩咐馬上接進新華宮。這下可忙壞了總管袁乃寬，九門提督江朝宗等，到處尋找薛麗清，終無下落，乃與袁克文商定，在石頭胡同清吟小班裏將克文另一個相好叫「小桃紅」的，冒名頂替，接進宮來。手帕姊妹頗為艷羨，群相送別，稱贊她有福氣，「飛上枝頭變鳳凰」，一瞬間當了王妃。小桃紅進宮與克文同居雁翅樓，克文不能外出，便以摩挲碑帖、金石、鼎彝打發日子，小桃紅為之執炊，兩相廝守，尚不寂寞。袁世凱死後，小桃紅亦離開袁家，改名秀英，去天津重作馮婦，與克文仍有往來。克文的入室姨太太，除薛麗清、小桃紅外，還有于佩文、唐志君、亞仙等，至於沒有入室的，不勝屈指。正

是：「微臣好色原天性，只愛娥眉不愛官。」

賠錢演戲樂此不疲

袁克文很喜歡唱戲，小時就從笛師方秉成學曲，打下了堅實基礎，後來又把名曲家常州趙子敬請來，專門教他唱曲。又與南昆名生沈錫卿、北昆高手郭春山學戲。同時與惲蘭蓀、溥侗、徐凌雲、董曼秋諸名家互相切磋，並參加溥侗的「言樂社」藝事大進，成為名票友，擅演生戲。民國四年，辦帥張勳首次進京，邀集各方名角於江西會館演三天酬賓戲，克文亦粉墨登場，彩串昆劇「千忠戮，慘睹」，全場叫好，掌聲如雷。民國八年袁在上海與歐陽予倩會演「小宴，驚變」，有珠聯璧合之譽。復在更新劇場義演昆劇六天，劇目有「折柳」、「三字經」、「佳期」、「驚夢」、「小宴」等，都是他的拿手好戲。民國十四年，在天津加入「同咏社」，這時他已漸漸發福，改唱丑角，演「群英會」蔣幹之顛預，「審頭刺湯」湯勤之奸猾，均出神入化，風靡一時。民國十五年元宵，山東督軍張宗昌在濟南辦祝壽唱堂會，克文與程硯秋合演「琴挑」。別人唱戲賺錢，他唱戲賠錢，據說有次在北京新民戲院與陳德霖合演「遊園驚夢」，只演兩場他就用了三〇〇〇多元。但是他樂此不疲，求興之所盡而已。

袁克文作畫頗具元人筆意，而又能自出機杼。民國三年克文在南海「流水音」與諸名士雅集，他畫了一幅「寒廬茗話圖」以記其事。名家紛紛題咏，周砥女士也題了一律云：

「結得人間翰墨緣，琳琅一軸集群賢。拈題試咏窺前雪，品水爭賞岩下泉。放眼湖山供嘯傲；寄情詩酒小留連。茫茫濁世趨榮利，幾輩逍遙似謫仙。」

周砥女士字道如，江蘇宜興人，是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辦的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第一班高材生，後被袁世凱聘入府內教內眷及諸小兒女讀書，周砥「小姑居處本無郎」。民國三年，馮國璋夫人逝世，袁世凱出面介紹周砥嫁與馮國璋為繼室，陪奩甚豐，悉由袁世凱備辦。周砥嫁馮國璋負有特殊使命，她要將馮國璋及南方各省情況密報與袁世凱。民國六年，馮國璋任大總統，周砥為第一夫人，不一月病死。袁克文時在上海，撰輓周砥聯云：「為國捐肝膽，為家嘔心血，生誤於醫，一夜悲風騰四海；論交兼師友，論親逾骨肉，死不能別，九天遺恨付千秋。」

皇子用印畫商賺錢

袁世凱稱帝，封諸子為皇子，賜玉印。袁克文為「皇三子印」。克文淡於名利，偶爾在書翰上鈐蓋以為笑樂，但僅用過一次。袁在就帝位後，下詔追贈趙秉鈞（曾任國務總理）為一等忠襄公，賜葬西陵，派袁克文主其事，克文為其享堂集杜句為聯并書：「將軍勇概誰能敵；丞相祠堂何處尋」，落款為「皇三子袁克文」並蓋上此印。

這時許多古董商送來字畫碑帖請克文收買，他選中了的，也蓋上「皇三子印」，袁世凱死，他無力支付這筆錢，想退還吧，又蓋上了印，好不

作難。幸虧大畫商有見識，把他蓋上印的通通收買，這才解了他的困。事後畫商對人說，蓋上這顆印記，本身就是一大古董，可以賣更高的價錢。袁一爺說我幫了他的忙，那知還是他幫了我的忙。

不肯低頭賣字維生

袁世凱死後，克文分得遺產約一、二十萬元，他耗用如泥沙，不消數年，就揮霍一乾二淨。人又硬氣，不願與達官貴人往來，也不願向他父親的老部下「打秋風」。曹錕、張作霖都派人來約他去掛個名義，拿份乾薪，他均一一婉謝。手頭漸告拮据，便賣古玩、賣碑帖、賣字畫，賣珍贗，後來生活越來越緊，幸虧他寫得一手好字，就乾脆賣字維生，在上海、天津標出「潤例」，求他寫字的人不少，他有個怪癖，只要口袋有幾個錢就不肯動筆，等到身無分文，才挑潤資高的寫幾件，一般小件如扇面、手卷則不屑一顧。有次張宗昌送一〇〇〇大洋請他寫一特大件，屋內擺不開，他就把紙舖在走廊上，脫掉鞋子，站在紙上，提著如椽巨筆，龍飛鳳舞，頃刻而就，見者叫絕。

當時天津「北洋畫報」代他收受訂件，他的書畫只要送去，馬上就可換錢回來，但他很有分寸，每月收入，不求有餘，夠作享用醇酒婦人之資就算了。

遊戲人間傳奇一生

民國二十年，袁克文病逝天津。囊空如洗，

祇在他的筆筒裏找出二〇元「交通券」。喪事怎麼辦？

好在他在上海參加過「青幫」，是輩份很高的「大」字輩，有資格開山收徒。他在天津地緯路和兩宜里時，都開過香堂，收了不少徒弟，這些徒弟出錢出力，發訃文，辦衣衾棺槨，設靈堂開弔，做道場，一切風風光光，單是出喪這天，什麼銘旌、四相、執事、樂隊，靈台以及香花燈水果，茶食寶珠衣，一應俱全。還特地從北京請來廣濟寺的和尚雍和宮的喇嘛、白雲觀的道士，

一律法衣法帽，吹吹打打，隨著靈柩行走。他的大徒弟楊子祥披麻戴孝，手執哭喪棒，匍匐行禮，一路路祭，長達數里。執紼送葬者有四、五千人之多，其中有他的徒子徒孫，騷人墨客、名伶名票、碩彥名流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脂粉隊伍百餘人，有妙齡倩女，有半老徐娘，悽悽慘慘，嗶嗶啾啾，循序而行，直送到西沽葬地。據說這些都是袁克文生前相好、紅粉知己。「小桃紅」是否亦在其內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這一亘古未有，別開生面的大出喪

，使天津人大開眼界，皇二子遊戲人間傳奇的一生，就此打上了休止符。袁克文對於詩詞書畫，金石考訂均有獨到處，而擅崑曲、京劇，成為民初名票，一生風流倜儻，玩世不恭，淡泊名利，落拓江湖，未能有所著述，早年筆記有「政聞」兩冊，未見流傳。有子四、女三，三子家驊物理學家，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媳吳健雄，實驗物理學家，中央研究院院士，美國物理學會會長，夫婦均為世界著名學者。克文地下有知，當含笑九泉矣。

聖文俞鴻鈞傳 陸出版重

王紹齋 章君毅 著

平裝新臺幣二五〇元
精裝新臺幣三〇〇元

本書係王紹齋、章君毅先生合著，要目有：活字典來自聖約翰，感化同窗成為名師，大學生活交女朋友，意外事件促成良緣，夫人出馬獲得加薪，滄譯國民大會宣言，陳友仁的得力助手，主持收回漢英租界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，識周雍能相知甚深，初任上海市府秘書，代理財政局長，主持上海全市預算，市府秘書解決風潮，週旋暴日斫露頭角，嚴正態度戲弄巴敦，身入虎穴先聲奪人，當眾宣佈廢止協定，設後援會支援前線，上海撤守猶有佈置，香港總督份外尊重，代孔祥熙上參政會，整飭官方清除權貴，一舉擢升財政部長，大陸撤守黃金運臺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解決糧荒緊急措施，推行耕者有田政策，膺命組閣崇法務實，四年任內政績斐然，監委彈劾軒然大波，奉行命令拒絕查帳，蔣公致詞多沉痛，雲散霧收雨過天青，四壁圖書高與屋齊，院長官邸小得可憐，公餘之暇手不釋卷，生前辛勞死後哀榮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八十頁。

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精裝三百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